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八十五

六

編修臣謝振定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八十五

列傳

宋

劉珙

王藺

黃祖舜

王大寶

金安節

王剛中

李彥穎

范成大

黃洽

汪應辰

王十朋

吳芾

陳良翰

杜莘老

劉珙字共父子羽長子也生有奇質從季父子暈學以
蔭補承務郎登進士乙科監紹興府都稅務請祠歸杜
門力學不急仕進主管西外睦宗院召除諸王宮大小
學教授遷禮部郎官秦檜欲追謚其父召禮官會問珙
不至檜怒風言者逐之檜死召為大宗正丞遷吏部員
外郎置令式庭中使選集者得自繙閱與吏辨吏無得
藏其巧兼權秘書少監兼權中書舍人金侵邊王師北

向詔檄多出其手詞氣激烈御史杜莘老劾宦者張去
為忤旨左遷珙不草制莘老得不去從幸建康兼直學
士院車駕將還詔以楊存中為江淮宣撫使珙不書錄
黃仍論其不可帝怒謂宰相曰劉珙父為張浚所知此
特為浚地耳命再下宰相召珙諭旨且曰再繳則累張
公珙曰某為國家計豈暇為張公謀執奏如初存中命
乃寢真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田師中死其家請以沒
入王繼先第為賜李珂闕通近習求為督府掾詔從中

下珙皆論罷之出知泉州改衢州湖南旱李金為亂朝廷憂之以珙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入境聲言發郡縣兵討擊而移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宜出師曰擅興之罪吾自當之介即遣田寶楊欽以兵至珙知其暑行疲怠發夫數程外迎之代其負任至則犒賜過望軍士感奮珙知欽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制下令能捕賊自獻者除罪受賞欽與寶連戰破賊追至莽山賊黨曹彥黃珙執李金以降支黨竄匿者尚衆珙諭欽等却兵聽其自降賊

相率納兵給據歸田里第上諸將功狀有差賜璽書獎
之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言於帝曰世儒多病漢
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為高帝所不悅特腐儒俗學
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
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帝
亟稱善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因言汪應辰陳良翰
張栻學行才能皆臣所不逮願亟召用帝可其奏兼叅
知政事奏除福建鈔鹽歲額二萬萬罷江西和糴及廣

西折米鹽錢及蠲諸路累年逋負金錢穀帛巨億計上
嘗以久旱齋居禱雨一夕而應珙進言曰陛下誠心感
格其應如響天人相與之際真不容髮隱微纖芥之失
其應豈不亦猶是乎臣願益謹其獨龍大淵曾覲既被
逐未幾大淵死帝憐覲欲還之珙言二人之去天下方
仰威斷此曹奴隸耳厚賜之可也若引以自近便與聞
機事進退人才非所以光德業振紀綱命遂止殿前指
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密薦和州教授劉甄

夫帝諭執政召之珙請曰此人名位微何自知之帝以
珙告珙退追珙至叱使責戒勵狀會揚州奏珙檄郡增
築新城珙遂奏罷珙語在陳俊卿傳珙時爭之尤力以
故獨罷為端明殿學士奉外祠陳俊卿言珙正直有才
肯任怨臣所不及願留之詔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
入辭猶以六事為獻帝曰卿雖去國不忘忠言材美非
他人所及行召卿矣至鎮首蠲稅務新額及罷苗倉大
斛屬邑奉新有復出租稅窮民不能輸相率逃去反失

正稅并奏除之除資政殿學士知荆南府湖北安撫使以繼母憂去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荆襄安撫使珙六上奏懇辭詞甚切最後言曰三年通喪三代未之有改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已為先王罪人今邊陲無警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費不亦又為漢儒之罪人乎服闋再除知潭州湖南安撫使過闕入見極論時事進資政殿大學士以行安南貢象所過騷然珙奏曰象之用於郊祀不見於經且使吾中國之疲民困於遠

2010年10月10日

商人米三百萬斛貸諸司錢合三萬遣官糴米上江得
十四萬九千斛籍主客戶高下給米有差又運米村落
置場平價振糴貸者不取償起是年九月盡明年四月
闔境數十萬人無一人捐瘠流徙者進觀文殿學士屬
疾請致仕疾草草遺奏言恭顯伍文近習用事之戒今
以腹心耳目寄之此曹朝綱以素士氣以索民心以離
咎皆在此陳俊卿忠良確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
醇正可以拾遺補闕願亟召用之既又手書訣栻與朱

熹其言皆以未能為國雪恥為恨卒年五十七贈光祿
大夫謚忠肅珙精明果斷喜受盡言事有小失下吏言
之立改臨數鎮民愛之若父母其歿也有相與祠之者
王蘭字謙仲廬江人乾道五年擢進士第為信州上饒
簿鄂州教授四川宣撫司幹辦公事除武學諭孝宗幸
學蘭迎立道周帝目而異之命小黃門問知姓名由是
簡記遷樞密院編脩官輪對奏五事讀未竟帝喜見顏
色明日諭輔臣曰王蘭敢言宜加獎擢除宗正丞尋出

守舒州陞辭奏疏數條皆極言時事之未得其正者帝
曰卿議論峭直尋出手詔除監察御史一日帝袖出幅
紙賜之曰比覽陸贄奏議所陳深切今日之政恐有如
德宗之弊者可思朕之闕失條陳來上蘭即對曰德宗
在於自用遂非疑天下士退即上疏陳德宗之弊并及
時政闕失帝嘉納之遷起居舍人言朝廷除授失當臺
諫不悉舉職給舍始廢繳駁內官醫官藥官賜予之多
遷轉之易宜有以正之帝竦然曰非卿言朕皆不聞除

禮部侍郎兼吏部奉手詔舉剛正者為監司即薦潘時
鄭矯林大中等八人母憂服除除禮部尚書進參知政
事光宗即位遷知樞密院事兼參政拜樞密使光宗精
勵初政藺亦不存形迹除目或自中出未愜人心者輒
留之納諸御坐或議建皇后家廟力爭以為不可因應
詔上疏願陛下先定聖志條列八事不報中丞何澹論之
罷去起帥閬易鎮蜀皆不就後領祠帥江陵寧宗即位
改帥湖南臺臣論罷歸里奉祠七年卒藺盡言無隱然

嫉惡太甚同列多忌之竟以不合去有奏議傳於世

黃祖舜福州福清人登進士第累任至軍器監丞入對
言縣令付銓曹專用資格曷若委郡守汰其尤無良者
帝然之除吏部員外郎出通判泉州將行言抱道懷德
之士不應書干祿老於常布乞自科舉後有學行修明
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
行尤異者州以名聞是亦鄉舉里選之意下其奏禮部
遂留為倉部郎中遷右司權刑部侍郎兼侍講詳定敕

令司進論語講義金安節言具書詞義明粹乃令國子監
板行薦李寶為帶御器械兼權給事中戶部奏以官田
授汰去使臣祖舜言使臣汰者一千六百餘人臨安官
田僅為畝一千一百計其請而給田則不過數十人事
不行保義郎梁舜弼漢弼邦彥養孫也並閤門祇候祖
舜言閤門不可以恩澤補知池州劉克仁升右文殿修
撰知新州韓彥直升祕閣修撰祖舜言修撰本以待文
學不可倖得故資政殿學士楊愿家乞遺表恩祖舜言

愿陰濟秦檜中傷善類皆寢其命又言秦熈預其父檜謀議不宜贈太傅追奪之遷同知樞密院事金海陵侵淮劉汜敗王權走帝將誅權以勵其餘祖舜言權罪當誅汜不容貸第劉錡有大功聞其病已殆權汜誅錡必媿忿以死是國家一敗兵而殺三將得無快於敵乎帝嘉納卒於官諡莊定

王大寶字元龜潮州人政和間貢辟雍建炎初廷試第二授南雄州教授以祿不逮養移病而歸閱數年差監

登聞鼓院主管台州崇道觀趙鼎謫潮大寶日從與講
論張俊謫居俸不時得大寶以經制錢給之沒曰如累
君何大寶不為變代還言連英循惠新恩六州民居纔
數百非懋遷之地月輸免行錢宜蠲減高宗謂大臣曰
守臣上殿令陳民事遂得知田里疾苦所陳五六得一
可行其利亦不細矣乃命廣西諸司具減數聞知袁州
進詩書易解其書甚可采時經筵闕官遂除國子司業
兼崇政殿說書奏江南諸州有月椿錢無定名數吏緣

為姦刻剥民又有折帛錢方南渡兵興物價翔貴令下
戶折納務以優之今市帛匹四千而令輸六千盡委
監司覈月椿為定制減折帛惠小民詔戶部詳其奏直
敷文閣知温州提點福建刑獄道臨漳有峻嶺曰蔡岡
藁薄蔽翳山石犖确盜乘間剽劫大寶以囊金三十萬
募民挾藁斃道十餘里行者便之提點廣東刑獄孝宗
即位除禮部侍郎大寶言古致治之君先明國是而行
之以果斷自軍興以來曰征曰和浮議靡定太上傳丕

基於陛下四方日俟恢復國論未定衆志未孚願陛下
果斷則無不濟擢右諫議大夫首論朱倬沈該之罪皆
行其言汪澈督師荆襄大寶劾其不能節制坐視方城
之敗疏再上澈落職謫台州大寶嘗論及移蹕帝曰吾
欲亟行大寶奏今日之勢殆未可願少寬歲月張浚復
起為都督大寶力贊其議符離失律羣言洶洶大寶言
危疑之際非果斷持重何以息橫議未幾湯思退議罷
督府力請講和大寶奏謂今國事莫大於恢復莫難於

攻守莫審於用人宰相以財計乏軍儲虛符離師潰名
額不除意在覈軍籍減月給臣恐不惟邊鄙之憂而患
起蕭牆矣章三上除兵部侍郎求去胡銓奏曰近日王
十朋王大寶相繼引去非國之福帝曰十朋力自引去
朕留之不能得大寶論湯思退太早令為兵部侍郎豈
容復聽其去未幾以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
他日銓奏事帝復諭之曰大寶留之經筵亦固求去勢
不兩立銓奏自古臺諫論宰相多矣若謂勢不兩立則

論宰相者皆當去大寶尋請致仕督府既罷撤邊防棄
四州金復侵邊詔思退都督軍馬辭不行帝震怒竄思
退中外以大寶前言不用為恨乾道元年落致仕召為
禮部尚書入對言理財之道當務本抑末右正言程叔
達奏大寶乞復免行錢非是以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
中書舍人閻安中欲留其行叔達併劾之詔大寶致仕
尋卒年七十七

金安節字彥亨歙州休寧人博洽經史尤精於易宣和

六年繇太學擢進士第調洪州新建縣主簿紹興初范
宗尹引為刪定官入對言司馬光以財用乏請用宰相
領總計使宜以為法除司農丞又遷殿中侍御史論韓
世忠子彥直不當因父任除直祕閣不報任申先除待
制致仕安節劾其怙戾乞追奪秦檜兄梓知台州安節
劾其附麗梁師成梓遂罷檜之未幾丁母憂去遂不
出檜死起知嚴州除浙西提刑入為大理卿首言治民
之道先德後刑今守令慮不及遠簿書期會賦稅輸納

窮日力辦之而無卓然以教化為務者願申飭守令俾
無專事法律苟可以贊教化必力行之時獲偽造鹽引
者大臣欲置之死安節立爭以為事已十餘年且自首
無死法因得減等兩浙漕屬王悅道鞠仁和令楊績獄
不實事下大理安節并逮悅道悅道幸醫王繼先子也
屢因人求免安節不從累遷禮部侍郎將祠明堂時欽
宗凶問至安節言宮廟行禮皆當以大臣攝事從之遷
侍講給事中殿院杜莘老論張去為補外安節言不可

因內侍而去言官帝遂留莘老金海陵侵淮從幸建康
海陵被弑安節陳進取招納備守三策而以備守為進
取招納之本帝將還臨安命楊存中宣撫江淮荆襄安
節言存中頃以權太盛人言籍籍方解軍政復授茲職
非所以全之又言方今正當大明賞罰乃首用劉寶王
權刻剥庸懦之人何以激勸將士帝皆納之楊存中議
省江淮州縣安節言廬之合肥和之濡須皆昔人控扼
孔道曹丕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析山敵來輒破於

三城之下孫權築濡須塢魏軍累次不克守將如甘寧等常以寡制衆蓋形勢之地攻守百倍豈有昔人得之成功今日有之而反棄之耶且濡須巢湖之水上接店步下接江口可通漕舟乞擇將經理存中議遂格孝宗嗣位給廷臣筆札陳當世事安節請嚴內降之科凡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冗費一切罷去堂除省歸吏部長官聽辟僚屬以清中書之務文武蔭補各有定制毋令易文資臣僚致仕遺表恩澤不宜奏異姓使得高貴

為市帝嘗稱其誠實一日因奏事面勞之曰近不見繳
駁有所見但繳駁朕無不聽隆興改元龍大淵曾覲並
除知閤門事宰相知安節必以為言使人諷之曰若書
行即坐政府矣安節拒不納封還錄黃時臺諫相繼論
列不報安節與給事中周必大奏陛下即位臺諫有所
彈劾雖兩府大將當罷則罷當貶則貶獨於二臣乃為
遷就諱避臣等若奉明詔則臣等負中外之謗大臣若
不開陳則大臣負中外之責帝怒安節即自劾乞竄帝

意解命遂寢潛邸舊人李珂擢編修官安節又奏罷之
拜兵部侍郎金將布薩忠義遺三省樞密院書論和議
乃畫定四事詔羣臣議安節謂世稱姪國國號不加大
字及用再拜二字皆不可從海泗唐鄧為淮襄屏蔽不
可與必不得已寧少增歲幣欽宗梓宮當迎奉陵寢地
必不肯歸我宜每因遣使恭謁但講好之後當益選將
厲兵以為後圖已而請祠得請中書舍人胡銓繳奏謂
安節太上之舊人而陛下之老成也膺力未愆有憂國

心豈宜從其引去帝遂留之踰年權吏部尚書兼侍讀
自是力請謝事詔以敷文閣學士致仕乾道六年卒年
七十七贈通奉大夫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少保安節至
孝與兄相友愛田業悉推與之又以恩奏其孤子與初
筮仕未嘗求薦於人及貴有舉薦不令人知其除司農
丞或語之曰公是命張侍郎致遠為中司時所薦蓋往
謝之安節曰彼為朝廷薦人豈私我耶竟不往薦晁公
武龔茂良可臺諫皆稱職二人弗知也與秦檜忤不出者

十八年及再起論事終不屈人以此服之

王剛中字時亨饒州樂平人紹興十五年進士第二人
由推官改左宣議郎故事當召試秦檜怒其不詣已授
洪州教授檜死召見擢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孝
宗為魯安郡王剛中兼王府教授每侍講極陳古今治
亂之故君子小人忠佞之辯遷中書舍人言今日先務
在擇將帥蒐戰士實邊儲備器械使國勢富強將良士
勇帝聽其言以龍圖閣待制知成都府置制四川賜金

帶象笏進敷文閣直學士馭吏思威並行羽檄紛省從容裁決皆中機會敵騎度大散關剛中夜馳二百里起吳璘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卧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金兵敗走方議奏捷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喟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已乃差擇將士衆所推者上之朝備統帥選又疏蜀名士與幕府之賢備部使者州刺史之佐目使頤指內外響應諸

汰遣使臣困絕不能自存剛中以為冒刃於少壯之年
不可斥棄於既老之後悉召至有善射者復其祿秩以
禁軍闕額糧給之其罷癯不堪事則給以義倉米成都
萬歲池廣袤十里溉三都田歲久淤澱剛中集三鄉夫
共疏之累土為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府學禮殿東漢
興平中建後又建新學遭時多故日就傾圯屬九縣繕
完悉復其舊葺諸葛武侯祠平黃巢墓表賢瘞惡以示
民有女巫蓄蛇為妖殺蛇黥之孝宗受禪以宮僚進左

朝奉大夫召赴闕以足疾諸祠提舉太平興國宮金侵
淮有旨趣剛中入見陳戰守之策除禮部尚書直學士院
兼給事中遷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同知院事
剛中言戰守者實事和議者虛名不可恃虛名害實事
又奏四事開屯田省浮費選將帥汰冗兵屬疾卒年六
十三贈資政殿大學士光祿大夫諡恭簡建炎間詔階成
岷鳳四州刺壯丁為兵衆以為憂剛中言有五害罷之
比去蜀父老遮道有追送數百里者繇布衣至公卿無

他嗜好公退惟讀書著文為樂云

李彥穎字秀叔湖州德清人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主
餘杭簿守曹泳豪效酒家業為官監利其貲具彥穎爭
之泳怒戒吏煅煉不得豪髮罪調建德丞改秩時宰知
其才將處之學官或勸使一見彥穎恥自獻調富陽丞
御史周操薦為御史臺主簿金敗盟張浚督師進攻帝
方向浚執政堅主和陳良翰周操不以為然右正言尹
穡陰符執政薦引同己者數言和於帝前帝惑之罷督

府良翰操相繼黜而穡遷諫議大夫一日穡以和戰守叩彥穎彥穎曰人所見固不同公既以和議為是曷不明陳於帝前以身任之事成功歸於公不成奉身而退若欲享其利而不及其害國事將誰倚穡大怒曰自為諫官前後百餘奏曷嘗及一和字而臺簿有是言自是衡彥穎陰排之改國子博士權吏部郎中以父喪去免喪復為吏部累遷權右史兼兵部侍郎經筵張栻講葛覃言先王正家之道因及時事語激切帝意不懌彥穎

曰人臣事君豈不能阿諛取容忝所以敢直言正為聖
明在上得盡愛君之誠耳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
道帝意遽解立皇太子命彥穎兼左諭德首論建置宮
僚以為詹事於東宮內外無不當省事湏白詹事而後
行司馬光論皇太子講讀官有奏疏錄以進帝大喜行
之皇太子尹臨安兼判官尋兼中書舍人張說再登樞
筓彥穎論說無寸長恐人心不服未幾權禮部尚郎兼
侍講因言士習非委靡則矯激宜擇篤實鯁亮者用之

升詹事見帝言皇太子尹臨安已久雖欲更嘗民事然
非便宜一意講學他日以告太子趣草奏辭尹事三辭
乃免兼吏部侍郎權尚書兼侍讀月食淫雨言甲申歲
以淫雨求言今十年矣中間非無水旱而不聞求言之
詔豈以言多沾激厭之耶比欺蔽成風侍從臺諫猶慎
嘿況其他乎陰沴之興未必不由此時廷臣多以中批
斥去彥穎又言臣下有過宜顯逐之使中外知獲罪之
由以為戒今譖毀潛行斥命中出在廷莫測其故將恐

陰邪得伸善類喪氣非盛世事也除吏部尚書遷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叅知政事金使至帝遣王
朴諭金使稍變受書舊儀久不決彥穎曰須於國體無
損而事可濟乃善若如去年張子顏之行不但無益時
左司諫湯邦彥新進冀僥幸集事自許立節彥穎言邦
彥輕脫必誤國不從遂以邦彥為申議國信使且命福
建造海船起兩淮民兵赴合肥訓練并詔諸軍飭戎備
中外騷然彥穎復言兩淮州縣去合肥遠者千餘里近

亦二三百里令民戶三丁起其二限三月而罷事未集
民先失業矣帝作色曰卿欲盡撤邊備耶彥穎曰今不
得已令三百里內家起一丁詣合肥三百外就州縣訓
習日增給錢米限一月罷庶不大擾翌日復執奏從之
洎邦彥辱命而還彥穎論其罪貶新州彥穎在東府三
歲實攝相事內降繳回甚多內侍白劄藉名造器械并
犒師降旨發左藏封樁諸庫錢動億萬計彥穎疏歲中
經費以進因言虞允文建此庫以備邊故曰封樁陛下

方有意恢復苟用之不節徒啓他日妄費失封樁初意
帝矍然曰卿言是自是絕不支墜馬在告力求去以資
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勤約有惠政提舉洞霄宮復參知
政事病羸艱拜起力辭帝曰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孟享
禮繁特免卿諫官論其子毆人至死奉祠鐫秩起知婺
州禁民屠牛捐屬縣稅十三萬三千緡復知紹興府進
資政殿學士士再奉祠進觀文殿大學士紹熙元年
史本傳訛作紹興元年誤今改致仕家居凡十載與州縣了不相聞卒

按宋

年八十一贈少保謚忠文

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紹興二十四年擢進士第授戶曹監和劑局隆興元年遷正字累遷著作佐郎除吏部郎官言者論其超躐罷奉祠起知處州陞對論力之所及者三曰日力曰國力曰民力今盡以虛文耗之帝嘉納處民以爭役置訟成大為剗義役隨家貧富輸金買田助當役者甲乙輪第至二十年民便之其後入奏言及此詔頒其法於諸路處多山田梁天監中作通濟堰

在松陽遂昌之間激溪水四十里溉田二十萬畝歲久
堰壞成大訪故迹疊石築防置堤閘四十九所上中下
溉灌有序民食其利除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乾
道令以絹計贓估價輕而論罪重成大奏承平時絹匹
不及千錢而估價過倍紹興初年遞增五分為錢三千
今絹實貴當倍時直帝驚曰是陷民深文遂增為四千
而刑輕矣隆興再講和失定受書之禮帝嘗悔之遷成
大起居郎假資政殿大學士充金祈請國信使國書專

求陵寢蓋泛使也帝面諭受書事成大乞併載書中不從至燕山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詞氣慷慨金君臣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既為叔侄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措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成大之未起也金庭紛然太子欲殺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節而歸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宋之陵寢隔于金地自當急圖克還故壞初無恢復之謀徒以一介行李乞哀願請誰則憐其志而無端割地以界之

且遣使既已祈請為名而所爭乃在受書小節除中
雖史稱成大全節而歸其于時事果何裨益耶

書舍人初帝書崔實政論賜輔臣成大奏曰御書政論
意在飭綱紀振積弊而近日大理議刑遽加一等此非
以嚴致平乃酷也帝稱善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成大
當制留詞頭七日不下又上疏言之說命竟寢知靜江
府廣西窘匱專藉鹽利漕臣盡取之於是屬邑有增價
抑配之弊詔復行鈔鹽漕司拘鈔錢均給所部而錢不
時至成大奏謂能裁抑漕司強取之數以寬郡縣則科

抑可禁帝從之數年廣州鹽商上書乞復令客販宰相
可其說成大出銀錢助之人多以為非下有司議卒
不易成大說舊法馬以四尺三寸為限詔加至四寸以
上成大謂互市四十年不宜驟改除數文閣待制四川
制置使疏言羗人桀黠臣當教閱將兵外修堡砦仍講
明教閱團結之法使人自為戰三者非財不可帝賜度
牒錢四十萬緡成大謂西南諸邊黎為要地增戰兵五
千奏置都監路分吐蕃入寇之路十有八悉築柵分戍

羗衆擾安靜砦發飛山軍千人赴之料其三日必遁已
而果然白水砦將王文才私取蠻女常導之寇邊成大
重賞檄羣蠻使相疑貳俄禽文才以獻即斬之蜀北邊
舊有義士三萬本民兵也監司郡守雜役之都統司又
俾與大軍更戍成大力言其不可詔遵舊法蜀知名士
孫松壽年六十餘樊漢廣甫五十九皆掛冠不仕表其
節詔召之皆不起蜀士由是歸心凡人才可用者悉致
幕下用所長不拘小節其傑然者露章薦之往往顯於

朝召對除權吏部尚書拜參知政事為言者所論奉祠
起知明州奏罷海物之獻除端明殿學士尋帥金陵會
歲旱奏移軍儲米二十萬振饑民減租米五萬水賊徐
五竊發號靜江大將軍捕而戮之以病請開進資政殿
學士再領洞霄宮紹熙三年

按宋史本傳訛作
紹興三年誤今改加大學

士四年卒成大素有文名尤工於詩帝嘗命陳俊卿擇
文士掌內制俊卿以成大及張震對焉

黃洽字德潤福州侯官人隆興元年賜第二人及第授

紹興府觀察判官秩滿就選不用前名例謁廟堂宰相
陳俊卿白於帝改宣義郎除國子博士改差浙東安撫
司主管機宜文字繼為樞密院編修官通判福州奉祠召
為太常丞請外孝宗曰黃洽厚德方任以事不許當對
奏三事備事莫若儲才士卒當練其心軍政必預為謀
帝是之又奏願戒飭州郡毋煩擾毋輕易繇秘書郎遷
著作郎帝諭詞臣秘閣儲英俊為異時公卿用行黃洽
詞可及之除右正言遷侍御史會水旱頻仍特詔諸路

奉行荒政不力差官按視安集洽奏一人兼二三路不
過閱圖帳戶口多寡地里遼邈安能適歷乎若專責常
平名正而職舉事分而察精又奏藝祖懲藩鎮偏重之
失不欲兵民之權聚於一夫之手今使主兵兼郡寄是
合兵民權為一旦屬邊徼偏重尤甚帝皆嘉納洽所論
列未嘗擣撫細故他愿以累其終身除右諫議大夫在
經筵言宰相掄才任職當盡公心君子進則庶職舉庶
職舉則天下治帝首肯再三除御史中丞奏薦舉請託必

競於宰執臺諫之門若宰執臺諫不為人覓舉使士大夫咸自率厲以公道得之豈不甚善或果知其人露章以薦亦何不可潭州奏彊盜罪不至死應配者坐加役流有旨具議洽曰彊盜異他盜若止髡役三年之後圜檻一弛殆突四出善良受害可勝數耶況役時必去防閑之具易於走逸患尤甚焉帝深然之除參知政事上商榷除目洽罄竭無所顧避帝大喜曰五十年無此差除除知樞密院事洽累章求去許之除資政殿大學士

知隆興府光宗受禪特詔言事洽奏用人為萬世不易之論臣前以此納忠壽皇今復告於陛下屢乞歸田尋畀提舉洞霄宮方未得請也人勸之治第洽曰吾書生蒙拔擢至此未有以報國而先營私乎慶元二年致仕六年七月卒年七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洽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兩朝推為名臣云

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幼凝重家貧無膏油每拾薪蘇以繼晷十歲能詩未冠首貢鄉舉試禮部居高選

時趙鼎為相延之館塾紹興五年進士第一人年甫十八御策以吏道民力兵勢為問應辰答以為治之要以至誠為本在人主反求而已帝覽其對意其為老成之士及唱第乃年少子帝甚異之初名洋特改賜應辰帝欲即除以館職趙鼎言具令歷外任養成其材乃授鎮東軍簽判應辰少受知於喻樗既擢第知張九成賢問之於樗往從之游所學益進趙鼎為帥幕府悉諮焉歲小旱命應辰禱雨名山有應召為秘書省正字時秦檜

力主和議王倫使還金人欲以河南地來歸應辰上疏
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
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金雖通
和疆場之上宜各戒嚴今方且肆赦中外褒寵將帥以為
休兵息民自此而始縱忘積年之恥獨不思異時意外
之患乎此因循無備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羣議
之初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
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

以備位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羣小之間此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臣願勿以和好之可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疏奏秦檜大不悅出通判建州遂請祠以歸寓居常山之永年院饘粥不繼處之裕如自是凡三主管崇道觀張九成謫邵州交游皆絕應辰時通問通判袁州始至或以其書生易之已乃知吏師所不能及丞相趙鼎歿於朱崖扶喪過郡應辰為文祭之曰兩登上宰皆直艱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為死生之別

事已定於蓋棺思特容於歸骨吏付之火其子借三兵以歸道出衢州章傑為守希檜意指應辰為阿附符移訊鞠徧搜行橐求祭文不可得時胡寅遺檜書謂此事不足竟事乃寢通判靜江府廣州時檜所深忌者趙鼎張浚鼎既死而浚獨存未快其意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獄既具檜死應辰幸而免明年召為吏部郎官遷右司母老乞外乃出知婺州郡積欠上

供十三萬緡朝廷命憲漕究治應辰謂急則擾民乃與諸邑蠲宿逋去苛斂定期會室滲漏悉為補發尋丁內艱廬于墓側服闋除祕書少監遷權吏部尚書李顯忠冒具安豐軍功賞五千餘人應辰奏駁之權戶部侍郎兼侍講金渝盟詔求足食足兵之策應辰奏曰陸贄有云將非其人兵雖多不足恃操失其柄將雖才不為用臣之所憂不在兵之不足在乎軍政之不修自講和以來將士驕惰兵不閱習敵未至則望風逃遁敵既退則

謾列戰功不惟佚罰且或受賞望發英斷賞善罰惡使
人人洗心易慮以聽上命然後號令必行矣三十二年
建儲集議太子本生父封爵應辰議稱曰太子本生之
親議入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暨內禪擬於
傳位日降赦應辰言唐太宗受禪於高祖明年正月始
改元乃從其說又議改元重熙應辰謂契丹嘗以紀年
遂改隆興一朝大典禮多應辰所定議太上尊號李燾
陳康伯密議以光堯壽聖為稱及集議或謂尊號始自

開元罷於元豐今不當復況太上視天下如棄敝屣豈復顧此應辰主之尤力或又言主上奉親烏得援元豐自却為比於是議狀書者半不書者半應辰復與金安節等十二人各陳所見大槩謂光堯近乎神堯壽聖乃英宗誕節嘗以名寺御史周必大亦以為問應辰答以堯豈可光是語有聞之德壽者高宗因帝過宮云汪應辰素不樂吾於是有詔尊號之議已嘗奏知不容但已應辰連乞補外遂知福州未幾升敷文閣待制舉朱熹

自代在鎮二年會朝廷謀蜀帥乃以敷文閣直學士為
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以書與宣撫使吳璘令以撫諭
詔申嚴號令既至奏免利路民餉運及徙沿邊戍兵就
糧內郡縱保勝義士復業存左藏所解白契二百萬以
備不虞皆從之有謂蜀中綱馬驛程由梁洋金房山路
峻險宜浮江而下詔吳璘措置執政大將皆主其說應
辰與夔帥王十朋力言其不便遂得中止二稅勘合每
貫取二十錢乾道詔旨嘗減三之一有欲增之者應辰

與兩漕臣列奏其不可乃止吳璘時駐蜀口武興精兵
為天下冠既老且病應辰密奏以關陝大將係國安危
所當預圖於是執政傳旨若璘不起令制司暫領其任
暨璘卒應辰遂攝宣撫蜀道晏然虞允文尋以知樞密
院事宣撫四川應辰援張浚例乞罷制司不許總所牒
委官覈四川匿契稅應辰奏其不便者四曰妨農廢業
曰縱吏擾民曰違法害教曰長姦起訟比戶部已令人
自首州縣收併已不少其未盡者有見行法令不宜為

此煩擾帝為罷止之蜀大旱詔問救荒之策應辰奏利閬縣梓軍馬糧料隨民力均敷官雖支糴錢民不得半價若選官就歲熟時糴之可以寬民力第無錢束手乞給度牒帝命給度牒四百永為糴本賑濟遂移書諸路漕臣亟救荒且以緜劍和糴告之全蜀蒙惠劉珙拜同知樞密院事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才能臣所不及已得旨召還叩之安仁饑民起為盜害及旁郡即具奏且檄茶馬使招捕旬月間誅其渠魁餘悉撫定

或白之虞允文曰汪帥得無掩盜事不上聞乎宣司乃
密奏使人紿應辰曰卽寇事未敢奏不審制置司如何
應辰以奏檢報之允文內愧將行代納成都一府激賞
絹估三萬三千九百八十四匹入覲以畏天愛民為言
帝曰蜀中除虛額民間當被實惠應辰奏虛額去則州
縣寬尚有兩事曰預借曰對糴預借乃州縣累歲相仍
對糴則以補州縣闕乏民輸米一石卽就糴一石或半
價或不支且多取贏陛下近捐百萬除預借之弊對糴

患止數州願并除之則弊草無餘矣除吏部尚書尋兼翰林學士并侍讀論愛民六事廟堂議不合不悅者衆一日陳良祐登對帝告以汪應辰言卿在蜀多誕謾良祐奏臣與應辰昨同從班應辰請外得衢州臣惜其去同奏留之時邊奏方急臣不知應辰將為便私計也奏既上應辰以此大憾乃為是說以中臣耳帝曰乃爾邪應辰在朝多革弊事中貴人皆側目德壽官方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于上帝過之高宗指示曰水銀正乏

此買之汪尚書家帝怒曰汪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耶應辰知之力求去會賜發運使史正志緡錢二百萬為均輸和糴之用應辰三上疏論之遂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韓玉被旨揀馬過郡應辰簡具禮玉歸譖之曰臣所過州縣未有若平江之不治者帝怪之平江米綱至有折閱坐貶秩力疾請祠自是臥家不起矣

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上皇謂水銀買自汪尚書家孝宗既聞此言即當詳加體察如其事果實則以大臣而沽直謀利譴責固所應加否則宜為之辨白乃懷其夙昔建言之懃勃然詰諷致應

辰不安其官復假他事以罷之是非大公至正之道以致有實非賈自應辰家之疑案蓋孝宗既不能處之以光明正大故不免左袒應辰者為疑似之言也
淳熙三年卒應辰接物溫遜遇

事特立不回流落嶺嶠十有七年檜死始還朝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少從呂居仁胡安國游張栻呂祖謙深器許之嘗釋克己之學如用兵克敵易懲忿窒慾書剛制於酒懲窒剛制皆克勝義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尤篤友愛嘗以先疇遜其兄衢雖無屋可居不顧也子達繼登進士第仕至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

王十朋字龜齡温州樂清人資穎悟及長有文行聚徒
梅溪受業者以百數入太學主司異其文秦檜死帝親
策士諭考官曰對策中有陳朝政切直者並寘上列十
朋以權為對大畧曰攬權者非欲衡石程書如秦皇傳
餐聽政如隋文彊明自任不任宰相如唐德宗精於吏
事以察為明如唐宣宗蓋欲陛下懲既往而戒未然威
福一出於上而已嘗有鋪翠之禁而以翠羽為首飾者
自若是豈法令不可禁乎抑宮中服澣濯之化衣不曳

地之風未形於外乎法之至公者莫如選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歲權臣子孫門客類竊巍科有司以國家名器為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願陛下正身以為本任賢以為助博采兼聽以收其效帝嘉其經學淹通議論醇正遂擢為第一學者爭傳誦其策以擬古晁董帝用其言嚴銷金鋪翠之令取交趾所貢翠物焚之詔十朋乃朕親擢授紹興府簽判裁決如神吏姦不行時以四科求士府帥王師心謂十朋身兼四者獨以

應詔召為秘書郎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先是教授入講堂居賓位十朋不可皇孫特加禮而位教授中坐金將渝盟十朋輪對言禦敵莫急於用人今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為將相者有長於用兵士卒樂為之用可為大帥者或投閑置散或老於藩郡願起而用之以寢敵謀以圖恢復蓋指張浚劉錡也又言今權雖歸於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一檜死百檜生也楊存中以三衙而交結北司以盜大權漢之禍起於恭顯王氏相為終始唐

之禍起於北軍藩鎮相為表裏今以管軍位三公利源皆入其門陰結諸將相為黨援樞密本兵之地立班廿居其後子弟親戚布滿清要臺諫論列委曲庇護風憲獨不行於管軍之門何以為國至若清資加於噲伍高爵濫於醫門諸軍承受威福自恣甚於唐之監軍皇城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之監諉將帥剝下賂上結怨三軍道路捕人為卒結怨百姓皆非治世事帝嘉納戢邏卒罷諸軍承受更定樞密管軍班次解楊存中兵權時

十朋與馮方胡憲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為五賢
詩述其事除著作郎三十一年正月風雷雨雪交作十
朋以為陽不勝陰之驗遺陳康伯書冀以春秋災異之
說力陳於上崇陽抑陰以弭天變遷太宗正丞亟請祠
歸金侵邊起劉錡為江淮浙西制置使張浚帥金陵悉
如其言孝宗受禪起知嚴州召拜司封郎中累遷國子
司業言今居位者往往職之不舉宜有以革之人主有
大職三任賢納諫賞罰是也帝嘉之除起居舍人升侍

講權除侍御史每見帝必陳恢復之計及將北伐上疏
曰天子之孝莫大於光祖宗安社稷靖康之禍亘古未有
陛下英武慨然志在興復竊聞每對羣臣奏事則曰當
如勦業時又曰當以馬上治之又曰其事當俟恢復後
為之比因宣召語及陵寢聖容惻然曰四十年矣陛下
之心真夏少康殷高宗周宣王漢光武之心柰何大臣
不能仰副聖心願戒在位者去附和之私心贊國家之
大計則中興日月可冀矣因論史浩八罪曰懷奸誤國

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訕上帝為出浩知紹興府十朋再疏紹興密通行都浩嘗為屬吏姦贓彰聞亦何顏復見其吏民遂改與祠史正志與浩族異拜浩而父事之十朋論正志傾險姦邪觀時求進宜黜之以正典刑林安宅出入史浩龍大淵門盜弄威福至是詐病求致仕十朋并疏其罪皆罷去張浚出師復靈壁虹縣歸附者萬計又復宿州十朋奏王師以弔民為主先之以招納不獲已而戰伐隨之乞以此指戒浚金將既降宜速

加爵賞以勸來者帝皆嘉納會李顯忠邵宏淵不協王師失律張浚上表自劾主和者乘此唱異議十朋上疏言臣素不識浚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前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陛下嗣位命督師江淮今浚遣將取二縣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難及王師不利橫議蠱起臣謂今日之師為祖宗陵寢為二帝復讐為二百年境土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益當內修俟時而動陛下恢復志立固不以一畝為羣議所搖然異論

紛紛浚既待罪臣其可尚居風憲之職乞賜竄殛因言
臣聞近日欲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信否帝曰無之又言
聞欲以楊存中充御營使帝嘿然改除吏部侍郎力辭
出知饒州饒並湖盜出沒其間聞十朋至一夕遁去丞
相洪适請故學基益其圃十朋曰先聖所居十朋何敢
予人移知夔州饒民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乃以車從間
道去衆葺斷橋以王公名之移知湖州召對劉珙請留
之帝曰朕豈不知王十朋顧湖洲被水非十朋莫能鎮

撫至郡戶部責虛逋三十四萬命吏持券往辦不聽即請
祠去起知泉州十朋前在湖割奉錢俸貢聞又為泉建
之尤宏壯凡歷四郡布上恩恤民隱士之賢者詣門以
禮致之朔望會諸生學宮講經詢政僚屬間有不善反
復告戒俾之自新民輸租俾自概量聞者相告宿逋亦
願償訟至庭溫詞曉以理義多退聽者所至人繪而祠
之饒久旱入境雨至湖積霖入境即霽凡禱必應東宮
建除太子詹事力辭詔州郡禮致遂力疾造朝以足疾

不能趨詔給扶減拜謁東宮太子以其舊學待遇有加
又詔免朝參賜襲衣金帶疾革累章告老以龍圖閣學

士致仕命下而卒年六十紹熙三年

按宋史本傳作紹興三年誤今改

謚曰忠文十朋事親孝友愛二弟郊思先奏其名沒而
二子猶布衣書室扁曰不欺每以諸葛亮顏真卿寇準
范仲淹韓琦唐介自比子聞詩聞禮皆篤學自立聞詩
知光州提點江東刑獄聞禮知常州江東轉運判官為
治能守家法人亦知慕之

吳芾字明可台州仙居人舉進士第遷祕書正字與秦檜有舊至是檜已專政芾退然如未嘗識公坐旅進揖而退檜疑之風言者論罷通判處婺越三郡知處州處舊苦丁絹重芾損之以新丁補其額何溥薦芾材中御史除監察御史時金將敗盟芾勸高宗專務修德痛自悔咎令羣臣陳闕失求合乎天地無愧乎祖宗則人心悅服天亦助順矣帝聽其言遷殿中侍御史兩淮戰不利廷臣爭陳退避計芾言今日之事有進無退既而海

陵被弑上疏勸親征車駕至建康芾請遂駐蹕以係中原之望高宗納其說會有密啟還東者下侍從臺諫議芾言今欲控帶襄漢引輸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康近議者徒悅一時扈徙思歸之人非為國計又言去歲兩淮諸城望風奔潰無一城能拒守者此秦檜壅塞言路挫折士氣之餘毒也能反其道則士氣日振而見危授命者有人矣知婺州孝宗初即位陞辭陳裴垽對唐憲宗為治先正其心

以為臨御之初出治大原無越於此帝嘉納至郡勸民
義役金華長仙鄉民十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產相次
執役幾二十年芾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褒異之
知紹興府會稽賦重而折色尤甚芾以攢宮在奏免支
移折變鑑湖久廢會歲大饑出常平米募饑民浚治權
刑部侍郎遷給事中改吏部侍郎以敷文閣直學士知
臨安府內侍家僮毆傷酒家保芾捕治之徇於市權豪
側目執政議以芾使金復除吏部侍郎且議以龍大淵

為副芾曰是可與言行事者邪語聞得罷不行下遷禮部侍郎力求去提舉太平興國宮時芾與陳俊卿俱以剛直見忌未幾俊卿亦引去中書舍人閻安中為孝宗言二臣之去非國之福起知太平州移知隆興府芾前後守六郡各因其俗為寬猛吏莫容姦民懷惠利再奉祠屢告老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嘗曰視官物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立朝不偶晚退閑者十有四年自號湖山居士

陳良翰字邦彥台州臨海人蚤孤事母孝中紹興五年進士第知溫州瑞安縣俗號強梗吏治尚嚴良翰獨撫以寬催租不下文符但揭示之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良翰曰第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殿中侍御史吳芾薦為檢法官遷監察御史孝宗初元金主新立求和而中原舊人多求歸詔問何以處此良翰言議和復納降皆非是必定計自治而和不和任之乃可張浚軍淮泗以規進取而議者爭獻防江策良翰言當固

藩籬專委任今捨淮防江却地奪便朝廷過聽使督府
不得專閫外事誤矣除右正言金再移書求故疆良翰
言中原皆吾故土況唐鄧淮泗又金渝盟後以兵取之
安得以故疆為言湯思退主遣小使盧仲賢李栻良翰
言仲賢輕儇無耻栻自北來難信又言廟堂督府論議不
同邊奏上聞皆陽唯諾而陰沮敗之萬一失事機督府
安得獨任其責帝稱善朝廷遣史正志至建康與張浚
議事浚悟良翰劾之帝曰正志亦無罪良翰言陛下使

沒守淮則任沒為重一即官為輕且正志居中沒必為
去就帝悟出正志為福建漕運楊存中為御營使總殿
前軍良翰言存中久擅兵柄太上皇罷之柰何復假使
名宜慎履霜之戒疏三上存中竟罷李栻不敢涉淮良
翰奏罷其官仲賢至汴輒許金人以疆土歲幣而還帝
大怒下仲賢吏欲誅之宰相叩頭懇請得免復遣王之
望龍大淵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不謂
秦檜復見今日且金要我罷四郡屯兵以歸之是不折

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猶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遂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行未晚也詔侍從臺諫議多是良翰遂以胡昉楊由義為審議官與敵議四郡不合困辱而歸思退尚執前論正言尹穡附思退以撼督府良翰為左司諫疏論思退姦邪誤國宜早罷黜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言搖之孝宗曰思前議固失然朕愛其警敏冀可效卿其置之若魏公則

今日孰出其右朕豈容有此意縱有之亦豈不謀卿等
此殆言者有異意卿為朕諭之良翰頓首謝曰陛下言
及此天下幸甚宰相縱無全才寧取樸實緩急猶可倚
賴思退庸狡小黠大瘕將誤國且警敏二字恐非明主
卜相之法既退以上語諭同列穠勃然變色明日亦請
對遂罷良翰言職兩淮既撤備金大入孝宗始深悔太
學生數百人伏闕乞召用良翰胡銓王十朋而斬思退
等思退由是始敗良翰累遷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

夫奏以蜀漢之師下關陝以荆襄趨韓魏江淮擣青徐
此今日大計四川既命大臣而荆淮未有任責者亦當
擇重臣臨之帝稱善進給事中大將成閔冒請真俸有
司坐獲譴閤門王抃矯詔遣妄人謝顯出境顯既抵罪
置閔與抃不問良翰皆駁議請正典刑遂改禮部侍郎
不拜以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名為太子
詹事既見帝屬以調護之責一日召對選德殿出手書唐
太宗與魏徵論仁德功利之說俾極陳今日所未至者

良翰上疏畧曰仁德治之本功利治之效務本而效自
至今承天意結民心任賢能退小人擇將帥收軍情擇
監司吏久任皆行之有未至誠能革此八弊則仁德無
累功利自致矣詔兼侍講未幾以疾告老除敷文閣直
學士提舉太平宮卒年六十五光宗立特諡獻肅

杜莘老字起莘眉州青神人唐工部甫十三世孫也紹
興間第進士以親老不赴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梁山
軍教授秦檜死魏良臣參大政莘老疏天下利害以聞

良臣薦之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彗星見東方高宗下
詔求言革老上書論彗盤氣所生多為兵兆國家為民
息兵而將驕卒隋軍政不肅今因天戒以修人事思患
預防莫大於此因陳時弊十事時應詔者衆帝命擇其
議切當推恩以勸之後省以革老為首進一階遷敕令
剛定官太常寺主簿升博士輪對論金將敗盟宜飭遣
備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帝稱善再三遷祕書丞
論江淮守備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陳俊卿既解

言職力求去革老奏曰多事之際令俊卿輩在論思之地必有補益帝以為然俊卿乃復留金遣使致嫚書傳欽宗山問請淮漢地指索大臣帝決策親征革老疏謂當待以不懼勿以小利鈍為異議所搖諛言所奪則人心有恃而士氣振矣宜不限早暮延見大臣侍從謀議國事申敕侍從臺諫監司守臣亟舉可用之才又言親征有期而禁衛纔五千餘羸老居半至不能介冑者願亟留聖慮事皆施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初請使金及

嫚書至聞金將盛兵侵遼乃大恐建言不必遣使革老
劾麟之挾姦罔上避事辭難恐懼至於掩泣詔與宮觀
疏再上乃責瑞州幸醫承宣使王繼先怙寵干法富浮
公室聞邊警亟輦重寶歸吳興為避敵計革老疏其十
罪帝曰初以太后餌其藥稍假恩寵不謂小人驕橫乃爾
革老曰繼先罪擢髮不足數臣所奏其大概耳帝作色
曰有恩無威有賞無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詔繼先福
州居住子孫皆勒停籍其貲以千萬計詔入御前激賞

庫專以賞將士天下稱快內侍張去為取御馬院西兵二百髡其頂都人異之口語籍籍革老彈治帝疑其未審不樂革老執奏不已乃罷去為御馬院致仕而革老亦以直顯謨閣知遂寧府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劉珙封還制書改司農少卿尋請外仍與遂寧始革老自蜀造朝不以家行高宗聞其清修獨處甚重之一日因對褒諭曰聞卿出即蒲團紙帳如僧然難及也未幾遂擢用革老官中都久知公論所予奪姦蠹者皆得其根

本脈絡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
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極言無隱取
衆所指目者悉擊去聲振一時治郡課績為諸州最孝
宗受禪莘老進三議曰定國是修內政養根本尋卒年
五十八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八十六

列傳

宋

九十

周執羔

王希呂

陳良祐

李浩

陳索

胡沂

唐文若

李燾

周執羔字表卿信州弋陽人宣和六年舉進士廷試徽

宗擢為第二授湖州司士曹事俄除太學博士建炎初
乘輿南渡自京師奔詣揚州不及遂從隆祐太后于江
西還覲會稽尋以繼母劉疾乞歸就養調撫州宜黃縣
丞時四境倣擾潰卒相挺為變令大恐不知所為執羔
諭以禍福皆歛手聽命既又執首謀者斬以徇邑人德
之繪像立祠歷通判湖州平江府召為將作監丞累遷
右司員外郎擢權禮部侍郎充賀金生辰使往歲奉使
官得自辟其屬賞典既厚願行者多納金以請執羔始

拒絕之使還兼權吏部侍郎同知貢舉以言事忤秦檜御史劾罷之起知眉州徙閬州又改夔州兼夔路安撫使秦播蠻叛其豪帥請遣兵致討執羔謂曰朝廷用爾為長今一方繹騷責將焉往能盡力則賞爾一兵不可得也豪懼斬叛者以獻移知饒州尋除敷文閣待制乾道初守婺州召還提舉佑神觀兼侍講首進二說以為王道在正心誠意立國在節用愛人二年復為禮部侍郎孝宗患人才難知執羔曰今一介干進亦蒙賜召口

古相高殆成風俗豈可使之得志哉上曰卿言是也拜
本部尚書升侍讀固辭不許統元厯差命執羔釐正用
劉義叟法推日月交食考五緯贏縮以紀氣朔寒溫之
候撰厯議厯書五星測驗各一卷上之上嘗問豐財之
術執羔以為蠹民之本莫甚於兵古者興師十萬日費
千金今尺籍之數十倍於此罷癯老弱者幾半不汰之
其弊益深論和糴本以給軍興豫凶災益國家不得已
而為之若邊境無事妨於民食而務為聚歛可乎舊糴

有常數比年每郡增至一二十萬石今諸路枯旱之餘
蟲螟大起無以供常稅况數外取之乎宜視一路一郡
一縣豐凶之數輕重行之災甚者蠲之可也詔從之求
去上謂輔臣曰朕惜其老成宜以經筵留之除龍圖閣
學士提舉佑神觀在經筵二年每勸上以辨忠邪納諫
爭上深知其忠明年告老上諭曰祖宗時近臣有年踰
八十尚留者卿之齒未也命却其章未幾復申前請詔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賜茶藥御書時閩粵江西歲饑

盜起執羔陞辭以為言詔遣太府丞馬希言使諸路振救之乾道六年卒年七十七執羔立朝無朋比治郡廉恕有循吏風手不釋卷尤通於易

王希呂字仲行宿州人渡江後自北歸南既仕寓居嘉興府乾道五年登進士科六年召試授秘書省正字除右正言時張說以攀援戚屬擢用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希呂與侍御史李衡交章劾之上疑其合黨邀名責遠小監當既而悔之改授宮觀去國之日屏徒御躡履以

行恬不為悔由是直聲聞於遠邇淳熙二年除吏部員外郎尋除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淮右擇帥命希呂知廬州兼安撫使修葺城守安集流散兵民賴之加直寶文閣江西轉運副使五年召為起居郎累遷吏部尚書求去乃除端明殿學士知紹興府尋以言者落職希呂天性剛勁遇利害無回護意惟是之從嘗論近習用事語極切至佐漕江西日嘗作卷石記以示僚屬一幕官舉筆塗數字舉坐駭愕希呂喜其不阿薦之治郡百廢俱

興尤敬禮文學端方之士操行廉潔至無屋可廬由紹興歸猶寓僧寺上聞之賜錢造第後以病卒於家

陳良祐字天與婺州金華人年十九預鄉薦入太學紹興二十四年擢進士第調興國軍司戶以薦除太學錄樞密院編修官累遷軍器監兼鄧王府直講隆興元年出為福建路轉運副使明道三年除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遷起居郎尋除右司諫首言會子之弊願捐內帑以舒細民之急上曰朕積財何用發內府白金數萬

兩收換會子收銅版勿造軍民翕然未幾戶部得請改造五百萬又奏陛下號令在前不能持半歲久以此令民誰能信之既而又欲造會子二千萬屢爭之不得遂請以五百萬換舊會俟通行漸收之當使不越千萬之數上銳意圖治以唐太宗自比良祐言太宗政要願賜省覽擇善而從知非而戒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卿亦當以魏徵自勉又言陛下躬行節儉弗殖貨利或託肺腑之親為市井之行以公侯之貴年商賈之利占

田疇擅山澤犯法冒禁非所以維持紀綱願嚴戒敕時左相丁外艱起復良祐言起復非正禮今無疆場之事

宜使之終喪遂寢遷右諫議大夫

按齊東野語載張說奏置酒延衆侍從帝

許之客畢集獨良祐不至說不平奏臣奉旨而後敢集客陳良祐不至是違聖意也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

附識

兼侍講同知貢舉累遷吏部尚書時議遣使請地良

祐奏遣使乃起釁之端萬一敵騎侵邊則民力困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連禍結未有息期且今之求地欲得河南曩歲嘗歸版圖不旋踵而又失如其不許徒費

往來若其許我必邀重幣經理未定根本內虛又將隨而取之矣必須遣使則祈請欽宗梓宮猶為有辭內視不足何暇事外通者未懷豈能綏遠奏入忤旨貶瑞州居住尋移信州九年許令自便淳熙四年起知徽州尋除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卒

李浩字德遠其先居建昌遷臨川浩早有文稱紹興十二年擢進士第時秦熈以宰相子魁多士同年皆見之浩獨不往調饒州司戶參軍襄陽府觀察推官繼調金

州教授改太常寺主簿尋兼光祿寺丞輪對首陳無逸之戒且言宿衛大將楊存中恩寵太過上悟旋令就第自秦檜用事塞言路及上總攬權綱激厲忠謹此習尚存朝士多務慎默至是命百官轉對浩與王十朋馮方查籛胡憲始相繼言事聞者興起浩不安於朝請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歸孝宗即位以太常丞召時張浚督師江淮宰相多抑之浩引仁宗用韓琦范仲淹詔章德象故事乞諭令同心協濟兼權吏部郎官浩雅為湯思

退所厚御史尹樞欲引之以共擠浚因薦浩及對乃明
示不同之意二人皆不樂踰年始除員外郎兼皇子恭
王府直講在王府多所裨益未幾宰相召為郎者四人
將進用之尤屬意浩浩嘿然無一辭同舍皆遷浩獨如
故踰年浙河水災詔郎官館職以上條時政闕失浩奏
疏指論近臣併及宰執惟奉行臺諫多迎合百執事顧
忌畏縮反覆數千言用事者深忌之乞外得台州有
據中禁軍五百人訓練官貪殘失衆心不逞者因謀作

亂浩推其為首者四人黥徙之迄無事除直秘閣並海有宿寇久不獲浩募其徒自縛贖罪即得其魁里豪民鄭憲以貲給事權貴人門囊橐為姦事覺械繫之死獄中盡籍其家徙其妻孥權貴人教其家訟冤且誣浩以買妾事言者用是擠之疏方上權參政劉珙越次奏曰李浩為郡捕治豪民為其所誣臣考其本末甚白帝曰守臣不畏彊禦豈易得耶遂留中不下大理觀望猶欲還其所沒貲上批其後曰台州所斷至甚允當鄭憲家

貲永不給還流徙如故浩始得安明年除司農少卿時朝廷和糴米八萬董其事者賤糴濕惡隱尅官錢戶部不敢詰浩白發其姦下有司窮竟戶部欲就支稽見數大理附會之浩爭曰非但惠姦且虧軍食上是其言遂除大理卿浩前在司農嘗因面對陳經理兩淮之策至是為金使接伴還奏曰臣親見兩淮可耕之田盡為廢地心嘗痛之條畫營屯以為恢復根本又言比日措置邊事甚張皇願飭將吏備禦無規微利近功日與大臣

修治具結人心持重安靜以俟敵釁上悉嘉納宰相議遣泛使浩與辨其不可至以官職誅之浩怒以語觸之且力求外以直寶文閣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使帝諭大臣曰李浩營田議甚可行大臣莫有應者浩至郡舊有靈渠通漕運及灌溉歲久不治命疏之民賴其利邕管所隸安平州其酋恃險謀聚兵為邊患浩遣單使諭以禍福且許其引赦自新即謝過焚徹水柵聽約束治廣二年召還入對論俗不美者八其言曰陛下所求者

規諫而臣下專務迎合所貴者執守而臣下專務順從
所惜者名器而僥倖之路未塞所重者廉恥而趨附之
門尚開儒術可行而有險詖之徒下情當盡而有壅閉
之患期以氣節而偷惰者得以苟容責以實效而誕慢
者得以自售上問誕慢者謂誰浩具以實對翌日謂宰
相曰李浩直諫遂除權吏部侍郎時政府有怙寵竊權
者黨與非一自浩之入已相側目且欲以甘言誘之浩
中立不倚於是喉諫議大夫姚憲論浩以彊狠之資挾

奸諛之志寘之近列變亂黑白未及正謝而罷乾道九年提舉太平興國宮明年夏夔路闕帥命浩以秘閣修撰往夔有羈縻州曰思州世襲為守則田氏與其猶子不協將起兵相攻浩草檄遣官為勸解二人感悟盡釋前憾邊得以寧踰年以疾請祠提舉玉隆萬壽宮命未至而卒年六十一詔特贈集英殿修撰浩天資質直涵養渾厚立朝以時事為己任忠憤激烈言切時弊不以利害動其心為郡尤潔己自海右歸不載南海一物平

生奉養如布衣時風裁素高人不敢干以私云

陳橐字德應紹興餘姚人登政和上舍第教授寧州以母老改台州士曹治獄平允易越州新昌令以愷悌稱呂頤浩欲授為御史約先一見橐曰宰相用人乃使之呈身耶謝不往趙鼎李光交薦其才紹興二年除監察御史論事不合詔以宰邑有治行除江西運判瑞昌令倚勢受賂橐首劾罷之期年所按以十數至有望風解印綬者乞歸養母詔橐善撫字移知台州台有五邑橐

先嘗攝其三民懷惠愛越境歡迎不數月丁母憂州人相率走行在請起橐上謂近臣曰陳橐有古循吏風終喪以司勳郎中召累遷權刑部侍郎時秦檜力主和議橐疏謂二聖遠狩沙漠百姓肝腦塗地今天意既回兵勢漸集宜乘時恢復以雪國恥否亦當按兵嚴備乘勢而動舍此不為乃遽講和何以繫中原之望既而金厚有所邀議久不決將再遣使橐復言金每挾講和以售其謀論者因其廢劉豫又還河南地遂謂其有意於和

臣以為不然金之立豫蓋欲自為捍蔽使之南窺豫每
犯順率皆敗北金知不足恃從而廢之豈為我哉河南
之地欲付之他人則必以豫為戒故捐以歸我往歲金
書嘗謂歲幣多寡聽我所裁乃竟反覆如此且割地通
和則彼此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恐其
假和好之說騁謬悠之辭包藏禍心變出不測願嚴戰
守之備使人人激厲常若敵至苟彼通和則我之振飭
武備不害為立國之常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勿循

私曲之說庶梓宮太后可還祖宗疆土可復矣檜憾之
橐因力請去未幾金果渝盟除徽猷閣待制知潁昌府
時河南新疆初復無敢往者橐即日就道次壽春則潁
已不守改處州又改廣州兵興後廣東盜賊無寧歲十
年九易牧守橐盡革弊政以恩先之民皆悅服初朝廷
移韓京一軍屯循州會彬寇駱科犯廣西詔遣京討之
橐奏廣東累年困於寇賊自京移屯敵稍知畏今悉軍
赴廣西則廣東危矣檜以橐為京地坐稽留機事降秩

屢上章告老改婺州請不已遂致仕又十二年以疾卒於家年六十六橐剛介不事產業先世田廬悉推予兄弟在廣積年四方聘幣一不入私室既謝事歸剡中僑寓僧寺日糴以食處之泰然王十朋為風土賦論近世會稽人物曰杜祁公之後有陳德應云

胡沂字周伯紹興餘姚人父宗伋不逐時好時稱醇儒沂穎異六歲誦五經皆畢不忘一字紹興五年進士甲科累任州縣至二十八年始入為正字累遷右司員外

郎孝宗受禪除國子司業鄧王府直講尋擢殿中侍御史有旨侍從臺諫條具方今時務沂言守禦之利莫若令沿邊屯田東作方興且慮敵人乘時驚擾宜聚兵險隘防守詔行其言御史中丞辛次膺論殿帥成閔贖貨不恤士卒之罪詔罷殿前司職事與祠沂再言其二十罪遂落太尉婺州居住沂又言將臣定十等之目令其舉薦施之擇將之頃則可施之養士則未也夫設武舉立武學試之以弓馬又試之以韜略之文兵機之策蓋

將有所用也除高等一二名餘皆吏部授以權酷征商
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願召大臣詳議中舉者定品
格分差邊將下準備差遣則人人思奮應上之求矣從
之時龍大淵曾覲以藩邸舊恩除知閤門事沂論其恃
權招士請屏遠之未聽而諫官劉度坐抗論左遷沂累
章益慷慨曰大淵覲不屏去安知無柳宗元劉禹錫輩
撓節以從之者好進者嫉其言共排之沂亦以言不行
請去遂以直顯謨閣主管台州崇道觀乾道元年召為

宗正少卿兼皇子慶王府贊禮尋兼侍講進中書舍人
給事中進對論命令當謹之於造命之初上曰三代盛
時如此卿職在繳駁事有當然勿謂拂君相不言除吏
部侍郎兼權尚書沂奏請令敕令所官纂修七司法頒
之中外詔行之尋以目疾丐祠六年以徽猷閣待制知
處州復引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八年以待制除太
子詹事尋復拜給事中進禮部尚書並兼領詹事又改
侍讀上顧沂厚有大用意而沂資性恬退無所依附數

請去虞允文當國希旨建策復中原沂極論金無釁而
我諸將未見可任此事者數梗其議遂以龍圖閣學士
仍提舉興國宮淳熙元年卒年六十八諡獻肅

唐文若字立夫眉山人父庚在文苑傳文若少英邁不
羣為文豪健登進士第分教潼川府給事中勾濤薦自
代詔赴行在所既至而勾濤出不得見文若奏書請對
翌日召對便殿高宗大悅特旨改文若官通判洋州洋
之西鄉縣產茶亘陵谷八百餘里山窮險賦不盡括使

者韓球將增賦以市寵園戶避苛歛轉徙饑饉相藉文
若力爭賦迄不增再通判遼寧府會大水民多漂死文
若至城上發庫錢募游者振活甚衆又力請於朝除
田租二萬一千頃免場務稅二十餘所築長堤以遏水
勢自是無水患秦檜死上訪蜀士於魏良臣以文若對
二十六年以光祿丞召改秘書郎為文思箴以獻其略
曰於赫我皇兵既休矣兵休如何莫若治兵居安思危
邦乃攸寧爰整其旅文王以興載舞干羽舜仁用成向

戍弭兵春秋所懲蕭俛去兵禍亂乃萌師則多矣軍則
強矣縱弛不繩猶曰無人兵非以殘以兵休兵凡千五
百餘言自檜主和朝論諱言兵故文若以此風焉遷起
居郎勸上收用西北人材以固根本上深納之將命以
掌制時有為宣和參政請思為司諫凌哲所彈文若喜
其直作禾黍詩以美之侍御史周方崇以為譏已劾文
若狂誕出知邵州上屢為近臣言唐文若無罪可改近
郡知饒州興學宮減田租奇耗二萬石又請歲糴常平

義倉之儲什三與民平市農末俱利而粟不腐遂以著
令屬邑有劇盜巡尉不能制文若遣牙兵捕而戮之加
直敷文閣移知温州三十一年召為宗正少卿金人侵
邊文若首建大臣節制江上之議復除起居郎時諸將
北出捷書日聞上下有狃志獨文若憂之圖上元嘉北
伐故事未幾諸將退守金主自將圍大將王權於歷陽
權遁淮南盡沒詔百官廷議文若畫三策一請上親征
二乞遣大臣勞軍三乞起張浚工部侍郎許尹是其言

衆遂列奏上之不報文若尋面對上問曰今計安出卿
熟張浚否文若曰浚守道篤學天下屬望今四十年矣
天不死浚嶺海正為今日上矍然起浚知平江府蓋上
以浚雖忠慤將士多不附文若復言浚本以孤忠得衆
尋改浚鎮建康府將以為江淮宣撫使中沮之而止乘
輿幸江表以起居郎兼給事中直學士院同羣司居守
駕還遷中書舍人孝宗嗣位張浚以右府都督江淮軍
事文若時以疾請外除數文閣待制知漢州尋改都督

府參贊軍事浚使行邊按守備未還除知鼎州改江州
明年浚入相都督府罷其冬金復大入官軍悉戍淮丈
若謂上流當嚴兵備以定民志奏籍鄉丁五萬訓練有
法人倚以固解嚴和羅大起郡之數八萬文若以民勞
堅請得減什三乾道元年卒年六十贈左通奉大夫

李燾字仁甫眉州丹稜人唐宗室曹王之後也紹興八
年擢進士第調華陽簿再調雅州推官改秩知雙流縣
仕族張氏子居喪而爭產燾曰若忍墜先訓乎盍歸思

之三曰復來迄悔艾無訟又有不白其母而鬻產者燾
寘之理豪強歛跡燾恥讀王氏書獨博極載籍慨然以
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覈做司馬光資治通鑑例
斷自建隆迄於靖康

按宋史本傳作迄于建康誤今改

為編年一書名

曰長編仍效光體為百官公卿表史官以聞詔給札來
上制置王剛中辟幹辦公事知榮州榮因溪為隍夏秋
率苦水潦燾築防捍之除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入境劾
守令不職者四人縣多聚歛燾括一路財賦額通有無

酌三年中數定為科約上之朝頒之州縣乾道三年召對首舉藝祖治身治家治官治吏典故以為恢復之法乞增置諫官許六察言事請練兵毋增兵杜諸將私獻覈軍中虛籍除兵部員外郎兼禮部郎中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內議權作樂燾言漢唐祀天地散齋四日致齋四日建隆初郊亦然自崇寧大觀法周禮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既合祭宜復漢唐及建隆舊制庶幾兩得詔垂拱上壽止樂正殿為北使權用正除禮部

郎中言中興祭禮未備請以開寶通禮嘉祐因革禮政
和新儀令太常寺參校同異修成祭法四年上續通鑑
長編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五年遷祕書少監兼
權起居舍人尋兼實錄院檢討官子庠試賢良方正直
言極諫科燾素謂唐三百年不愧此科者惟劉去華心
慕之嘗以所著通論五十篇見蜀帥張燾欲應詔不偶
而止至是吏部尚書汪應辰薦庠文行可應詔故有是
命左相陳俊卿出知福州右相虞文允任恢復事更張

舊典宰相以燾數言事不樂燾遂請去除直顯謨閣湖北轉運副使陞辭以欲速變古為戒又奏禹貢九州荆田第八賦乃在三人功既修遂超五等今田多荒蕪賦虧十八上命之條畫既至奏荆湖之民結茅而廬築土而坊傭牛而犁糴種而殖穀苗未立睥睨已多有橫加科斂者今以寬侵冒之禁依乾德詔書止輸舊稅廣收募之術如咸平元豐故事勸課有勞者推恩詔從之總餉呂游問入奏燾攝其事歲饑發鄂州大軍倉賑之僚

屬爭執不可燾曰吾自任不以累諸君尋如數償之游
問返果効燾專上止令具析不之罪也八年直寶文閣
帥潼川兼知瀘州首葺石門堡以扼蠻界奏乞戒茶馬
司市叙州羈縻馬毋溢額戒官民毋於夷漢禁山伐木
造舟奏移鎖水於開邊舊池皆報可淳熙改元被召適
城中火上章自劾提刑何熙志奏焚數不實且言長編
記魏王食肥鼎語涉誣謗上曰憲臣按奏大數失實職
也何預國史命成都提刑李縈究火事詔熙志貶二秩

罷燾止貶一秩燾及都門乞祠除江西運副且許臨遣
或勸以方被讒無及時事燾曰聖主全度如此竭忠所
以為報遂奏日食地震皆陰盛不可不慮且申無變古
無欲速兩言又上快箴引太祖罷朝悔乘快決事以諫
上曰朕當揭之座右進祕閣修撰權同修國史權實錄
院同修撰燾為左史時嘗乞復行明堂禮謂南郊明堂
初無隆殺合視園壇特免出郊浮費至是申言之詔集
議駁幸沮止其後周必大為禮部尚書申其說始克行

權禮部侍郎七月壬戌雷震太祖廟柱壞鴻臚有司旋
加修繕燾奏非所以畏天變當應以實上諭大臣曰燾
愛朕屢進謹言賜金紫嘗請正太祖東向之位四年駕
幸太學以執經特轉一官燾論兩學釋奠從祀孔子當
升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蘇軾黜王安石父子從祀武
成王當黜李勣衆議不叶止黜王雱而已真拜侍郎仍
兼工部燾薦呂祖謙有學識召為祕書郎兼檢討官夜
直宣引奏近者蒙氣蔽日厥占不肖者祿股肱耳目宜

謹獻與尋詔監視太史測驗天文。堉既中制科為祕書省正字。尋遷著作郎。兼國史實錄院修撰。檢討官。父子同主史事。搢紳榮之。堉感上知遇。論事益切。每集議衆莫敢發言。獨條陳可否。無所避近。臣復舉其次子塾。應制科。以閣試不中。程堉堉偶考上舍試。卷發策問制科。為御史所劾。語連及。堉堉罷。堉亦知常德府。初政和末。澧辰沅靖四州置營田。刀弩手募人開邊。范世雄等附會擾民。建炎罷之。乾道間有建請復置者。堉為轉運使。

嘗奏不當復已而提刑尹機迫郡縣行之田不能給
至是又申言之請度田立額且約帥臣張拭列奏詔從
之境多茶園異時禁切商賈率至交兵熹曰官捕茶賊
豈禁茶商聽其自如訖無警累表乞閒提舉興國官明
堂大禮成以其首議復除敷文閣待制頃之庠塾繼亡
上欲以吏事紓熹憂起知遂寧府七年長編全書成上
之詔藏祕閣熹自謂此書寧失之繁無失之略故一祖
八宗之事凡九百八十七卷卷第總目五卷

按文獻通考載淳熙

九年知遂寧府李燾上言臣累次進所為續資治通鑑長編今重別寫進共九百八十卷計六百四冊其修換事總為目一十卷又緣一百六十八年之事分散為九百八十卷之間文字繁多本末頗難立見略存梗概庶易檢尋今創為建隆至靖康舉要六十八卷并卷總目共五卷已上四種通計一千六十三卷六百八十七冊又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載燾為遂寧守始具全書自建隆至靖康凡九百八十卷舉要六十八卷帝甚重之以其書付祕書省又趙希弁讀書附志載續資治通鑑長編九百四十六卷太祖至英宗一百七十五卷神宗朝二百二十八卷哲宗朝二百二十卷徽宗朝三百二十卷希弁所藏蜀本視書坊所刊者為詳希弁嘗為續資治通鑑長編補注一書以補詔勅奏篇等闕又陳振書錄解題云其卷數雖如此而冊數止餘三百卷逐卷又自分子卷或至十餘卷大略皆溫公舊規也又王海載燾又撰江左方鎮年表十六卷自晉永嘉訖陳貞明

以孫氏不能保淮李氏不能踰浙又亡荆及巴蜀故削而不著又玉海載楊仲良為長編紀事本末一百五十卷宋史本傳載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卷第總目五卷語未詳備茲採各書附識

依熙寧

修三經例損益修換四千四百餘事上謂其書無愧司馬遷燾嘗舉漢石渠白虎故事請上稱制臨決又請冠序上許之竟不克就又奏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志在富強而兵弱財匱與教民七年可以即戎者異矣一日召對延和殿講臣方讀陸贄奏議燾因言贄雖相德宗其實不過今遇陛下可謂千載一時遂舉贄所言切於今

可舉而行者數十事勸上力行之上有功業不足之嘆
燾曰功業見乎變通人事既修天應乃至進敷文閣學
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修國史薦尤袤劉清之十人
為史官因轉對乞用祖宗故事召宰執赴經筵太史言
十一月朔日當食心八分燾復條上古今日食是月者
三十四事因奏之曰心天王位其分為宋十一月於卦
為復方潛陽時陰氣乘之故比他食為重非小人害政
即敵人窺中國明日對延和殿又及晉何曾譏武帝無

經國遠圖十一年春乞致仕優詔不允上數問其疾增損給事中宇文价傳旨燾曰臣子戀闕非老病忍乞骸骨因叩价時事勉以忠蓋又聞四川乞減酒課額猶手劄贊廟堂行之病革除敷文閣學士致仕口占遺表云臣年七十死不為天所恨報國缺然願陛下經遠以藝祖為師用人以昭陵為則辭氣舒徐乃卒上聞嗟悼贈光祿大夫謚文簡他日謂宇文价曰朕嘗許燾大書續資治通鑑長編七字且用神宗賜司馬光故事為序冠

篇不謂其止此。素性剛大，特立獨行，在從列每正色以訂國論。張栻嘗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柏，無嗜好，無姬侍，不殖產，平生生死文字間，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葉適以為春秋以後，纔有此書。累贈太師溫國公，子堂，至塾壁，臺皆執政，別有傳。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八十六